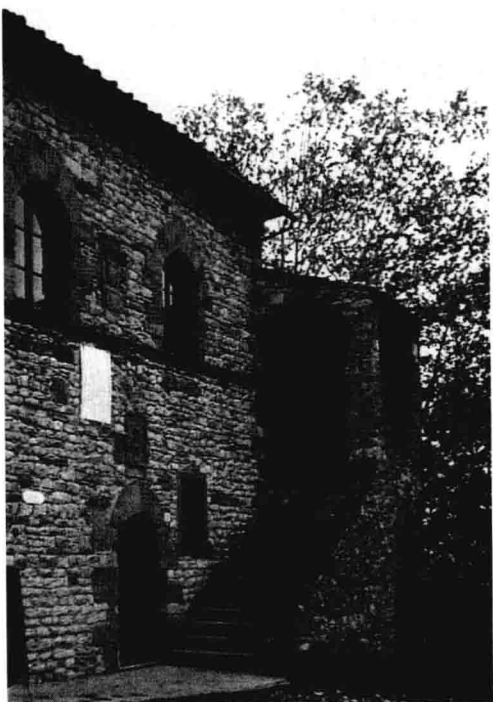


一、在石匠家庭里

1475年3月6日这一天，在意大利卡普累斯镇行政长官罗多维柯·第·列奥纳多·波纳罗蒂·西莫涅简朴的家里，人们激动非常：他的妻子弗朗切斯卡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孩子取名叫米开朗基罗。孩子刚出生就决定送到塞金雅诺的奶妈那儿去，这可真够弗朗切斯卡夫人哀伤的。但别的选择却没有：夫人身体很弱，医生特别指出她需要安静——何况两岁的大儿子列奥纳多已经足够淘气的了，现在又得为这新生的儿子担惊受怕。在这儿干活多年的老女仆乌苏拉的弟媳妇会把这孩子喂得胖胖的——这奶娘就住在离佛罗伦萨三里远的塞金雅诺山上。在父母看来，孩子的身体显得很脆弱，而塞金雅诺山上的空气会使人变得强健有力。加之，出身高贵的父母不乐意自己哺育孩子——这事儿得由那些穷得出卖自己乳汁的妇女来干。

准备工作没花多长时间。在和小米开朗基罗告别的时候，弗朗切斯卡夫人忍不住流泪了，她恳求丈夫尽量小心地把孩子送到采石场；而在这以前，她要乌苏拉发誓：一定要请她的弟媳十分细心地照看米开朗基罗。

载着这新生婴儿的车子，从卡泽金平原出发，在蜿蜒于亚平宁山脉悬崖陡壁之间的道路上颠簸着。在那很



米开朗基罗出生的石屋

高、很高的地方，就是采石场了。正是春天的大好时光，山毛榉已是绿树成荫。那绿呀，简直使人心迷神醉。天空一碧如洗，只有那像一个黑点一样的山鹰，在高天翱翔……

在这一行人的头里，骑马走着执政官本人，而老女仆乌苏拉，在马车里摇着孩子，昏昏欲睡……

当这一行人在山上停下来时，人们从正在采石的悬崖陡坎后边、从石缝里面，像影子一样，陆陆续续走出来。他们从头到脚满是石头粉末，一个个看上去就像灰白的泥菩萨。老乌苏拉庄严地从车里抱着一个漂亮的、包裹在洗礼时用的襁褓里的孩子，孩子大声哭着。老乌苏拉把孩子给了迎着她走来的一个年轻、漂亮、体格丰满的妇女——她的弟媳，并用威严的声音说道：

“豁出命来，你也得把大人的亲生儿子喂养好！”

接着，执政官本人像发命令似地简短训诫了几句，人们就在老乌苏拉告别的哭诉声中回程了。

在石匠托马佐的妻子莫娜·巴巴拉身边，小米开朗基罗不知不觉地长大、变得健壮了。这间布局紧凑的农家小屋坐落在小村子里，紧靠悬崖。这里对米开朗基罗来说是好极了。他常常在去山顶牧场羊群欢快的铃声中睡去，在这铃声中醒来。这铃声常常伴着莫娜·巴巴拉那简单而淳朴的歌声。巴巴拉唱着这些歌，摇着米开朗基罗和他的同乳兄弟朱里奥入睡。奶妈的奶仅够他两人吃，但是在他们两人出牙齿以前，他们已能吃得下在阳光下晒干的羊奶酪了。所以，他们的消化能力一点儿也不差。他们——执政官的儿子和石匠的儿子，一块儿开始满屋子爬来爬去，一块儿从门槛望出去，瞅着这上帝创造的世界。总是忙忙碌碌的巴巴拉那那双干活干得粗糙了的手，一样地拍打他们俩，一样地爱抚他们俩。

在石匠小屋里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这种生活把在另外一种条件之中诞生的米开朗基罗锻炼得强健起来了。奶妈纯真而出自内心的爱代替了母爱。

佛朗切斯卡夫人先是想念米开朗基罗想念得不得了，常常担惊受怕；以后

也习惯了。随之而来的是，为了使丈夫高兴，为了提高丈夫在社会上的威望，她也有心思来打扮打扮自己了。现在，半大的列奥纳多也能给她消愁解闷了。他们也不时地送些礼物到塞金雅诺去。

一次，佛朗切斯卡夫人和丈夫一块儿去看望儿子，并事先给塞金雅诺送了信儿。莫娜·巴巴拉没让自己丢脸。在来拜访的那一天，她精心收拾了农舍，用山花和绿草把它装扮起来。可怜的农舍变得舒适，甚至富有诗意了。

孩子们穿着洁白的衬衣，健康而高兴。

就这样，米开朗基罗在石匠家庭里成长起来了。当他刚刚开始能爬过农舍的门槛，坐在被太阳烤得热乎乎的石头上极目四望的时候，那高峻的山峰，那绿色的原野，那原野上像忽明忽暗的斑点流动着的羊群，便尽收他的眼底，悠扬的铃声远远地从那儿传了过来。他迎接旭日东升，常常不自觉地注意到落日的余晖怎样把陡峭的山岩照成血红色，并慢慢地消失。逐渐地，米开朗基罗能够站立起来，走得更稳实了。而后，他开始和朱里奥到邻居家串门子，和他们家的孩子们一块儿玩，看他们用小石头搭房子。

在塞金雅诺，妇女们哺乳孩子的时间比较长。在那些怕人口太多的普通老百姓家里，都是这样做的。她们哺乳孩子到三岁，她们想，在哺乳期间，就不会再怀上孩子。莫娜·巴巴拉也长时间地给朱里奥吃奶。乌苏拉劝自己的女主人，把小米开朗基罗再在塞金雅诺留一段时间，让石匠的妻子给他喂奶。

两岁的时候，米开朗基罗回到了自己家里。他像个小狼崽子一样四面张望着，显得很陌生，到处叫巴巴拉妈妈的名字。这使佛朗切斯卡夫人很不乐意。她很不喜欢这小狼崽子一样的孩子了。她心甘情愿地同意让他重返塞金雅诺，让他长大一点儿、长健壮一点儿。

在这里，在这普普通通的、贫穷的环境里，他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每一天都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欢乐。今天，托马佐爸爸给他和朱里奥带来

了一些小石头，他们可以用这些小石头来玩不同的游戏：一会儿用这些石头来搭成高房子——“像在佛罗伦萨那样”（邻居的大孩子这么说）；要么把这些小石头磨成圆球，把它们围成一圈，又把它们打散。

大孩子们聚集到他们经常攀登的山岩上面，在鸮鸟巢里掏羽毛，把从里边飞出来的小鸮捉回来，想方设法喂养它们，想驯养它们。那些刚刚会走的小孩子们，也跟在大孩子后面，看那些刚学飞的小鸮鸟。有那么几个胆大包天的孩子，夸下海口说他们要爬到鹰巢里，把雏鹰偷到手。这些人朝思暮想的愿望就是驯服雏鹰。一些最勇敢的孩子，则攀登到绝壁险峰之上……

当三岁的米开朗基罗回到那循规蹈矩的家里以后，一切都变得迥然不同了。他变野了。当他还没把他整个的心和老莫娜·乌苏拉连在一块的时候，他苦苦思恋、到处寻找巴巴拉妈妈，而老乌苏拉便是和那哺育他长大的山村唯一联系着的人了。老乌苏拉常常给他讲那些没完没了的故事，讲山乡的去，没完没了地回忆塞金雅诺，回忆托马佐的石匠家庭，回忆那些使她的心灵感到亲切异常的塞金雅诺孩子们做的调皮事，回忆那一切她比较熟悉的事情。要知道，托马佐是她的小兄弟，多年以前，是她把他拉扯大的。

米开朗基罗之后，弗朗切斯卡夫人又生了两个孩子：波纳罗托和乔万西莫涅——或简短点——乔万尼。但这一次，弗朗切斯卡夫人坚决拒绝了把孩子送到山里去请奶妈喂养。他们可能不会长得那么健壮，但他们也不会长成米开朗基罗那样的野性，他们长大以后，会像大孩子列奥纳多那样爱戴母亲。而这二儿子，像个野人一样：他不玩那些高贵的家庭里文质彬彬的孩子们玩的游戏，他老想爬上屋后的树或岩石上，险些摔了下来；他老爱和石头或棍棒打交道；他的言谈举止是那么不近情理，老也不能使他丢掉那些老百姓的口头语……

他两个弟弟都是请了奶妈到执政官家里来奶大的。

弗朗切斯卡夫人又怀孕了，但她异常衰弱。会生个姑娘还是小子呢？最好

是个姑娘吧：男孩够了，女孩更亲近母亲。

但又生了个男孩，哲斯蒙多。他是来到了世界上，母亲却命归黄泉……她死了，甚至来不及告别和祝福孩子们……

乌苏拉在花园里一堵荒僻的墙角找到了六岁的米开朗基罗，他拿着一块黑炭，着迷地、不声不响地在白石灰墙上画着各种稀奇古怪的花纹。在墙边，正干燥着各种小泥人、小泥鸟，还有各种老乌苏拉都猜不出来的她讲的那些故事里的怪物和山上的精灵。

看着被黑炭弄得肮脏的孩子，这心地善良的女人双手一拍，似乎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真的生她厚爱的米开朗基罗的气了：

“啊，圣母！他母亲都要死了，这蠢孩子却在厨房里要了木炭，把自己从头到脚画成了这副叫人笑掉大牙的样子！真不害臊！真丢人！走，我给你洗干净，你好去吻吻你那快进天堂的母亲的手……啊，上帝，您给我们指条路呀！没有妻子，我们老爷怎么带这五个孩子呀！小宝贝哲斯蒙多多可怜呀！”

接下来的是眼泪、叹息、发誓、整日价点着的蜡烛、教堂里的赞美歌、到墓地去的送葬行列……乌苏拉成了主人家的主妇，找了一个人来奶哲斯蒙多。事情是那么多，以致没时间和米开朗基罗麻烦，使他不受心烦意乱的父亲愤怒的喝斥，甚至吃一老拳——因为他用木炭画满了所有的墙壁和篱笆……但是，绘画和泥塑已成了这孩子的一种狂热了，任何劝告、任何命令，也无法把他从这件事情上拉开了……

二、按自己的心愿

鳏居的波纳罗蒂先生搬出塞金雅诺附近的别墅，迁到了佛罗伦萨。应该考虑八岁的米开朗基罗进学校的事，米开朗基罗进学校也为时不远了。

别看令人捉摸不透的固执使米开朗基罗不大顺从父亲，到处乱画，他给罗

多维柯先生的印象是：这是一个完全不一般、甚至可以寄予大希望的孩子。没有必要老皱着眉头看着他——罗多维柯先生忆起了刚从山里把米开朗基罗带回来时已故的妻子说的一番话：

“你看他那双眼睛！那眼里一副尊严相。你看着，他会给我们带来荣耀的。这孩子不像列奥纳多那样说空话、饶舌；也不像波纳罗蒂那样调皮、任性……他像一个真正的大人物那样不多言多语。”

执政官同意道：

“是会这样的。米开朗基罗是会成为全佛罗伦萨都尊敬的大人物的。他会是我们家族的骄傲和荣誉。”

而现在，这位家族的骄傲和荣誉，满身被木炭和颜料弄得稀脏，使人忆起刚刚粉刷过执政官宅第屋面的油漆匠的帮手。事实上，油漆匠刚刚转过身去，他就一下子来到那些颜料旁边，甚至拿起一把排刷把自己武装起来了。难道命中注定这孩子要做一个画家？那可不得了——这正是执政官阶层所卑夷的事儿。如果他曾经是那简朴的卡普累斯镇的执政官，那么他的孩子们在这最豪华富丽的佛罗伦萨应担当重要得多的职务。他的儿子要和油漆匠搅在一块儿——这念头像火药一样在他脑子里一下子烧了起来，他发疯似地冲着孩子叫道：

“把笔丢掉！不然我把你像野狗一样撵出家门！乌苏拉，给他洗干净！别让我再看见他手里有木炭和颜色！该尽快把他送进列奥纳多读书的那个学校里去；在那里，教师弗朗切斯柯先生会有声有色地把他那愚蠢之气去掉。”

事情果然如此发生了，米开朗基罗被送进了学校。

也正如当时一般学校一样，这所学校可真够严格的。学校里教孩子们用拉丁文读、用拉丁文写，这对当时要受高深教育的青年来说，都是必须的。教鞭被认为是必要的教育手段，孩子们不仅因为调皮，而且为课堂上回答问题时微小的错误而受到毒打。

在石匠家里自由自在惯了的米开朗基罗，从进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恨透了学校和弗朗切斯柯先生。没完没了的、僵死的拉丁文变格变位和教员的严厉，对

小米开朗基罗成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压迫。

米开朗基罗进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父亲又娶了一房妻子。卢克列茨娅·乌芭丽姬妮不如佛朗切斯卡漂亮，也不是那么年轻，但谦恭温雅、唯命是从，并且很乐意嫁给备受尊敬的波纳罗蒂先生。她嫁过来后，对鳏夫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她什么都不过问，对什么都表示同意，把家务事和照料孩子丢给了乌苏拉。罗多维柯先生是通过说媒把她娶来的。他们之间谈不上什么爱情，但她的性格沉稳、随和，因此他对自己的决定从不后悔。

每天早上，乌苏拉关怀备至地张罗孩子们上学校，在他们的书包里放上写字的石板和早饭。她催着心神不定的米开朗基罗吃完最后一点面包，但是，她不会忘了给她这位宠儿带上涂了黄油的芹菜油炸小包子，为了调味，还在上面涂上蜂蜜，同时又一边给他扣上短上衣的纽扣。老保姆天天重复着同一句话：

“唔，米开罗，看来你又要迟到，又要受佛朗切斯柯先生的罚了！你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还不够多？快去快去，你还在东张西望什么？”

米开朗基罗看着天空。那天空啊，那样蔚蓝蔚蓝的，辉煌灿烂，无边无际，就像他在山里看见的那样。在天空，在远处，是一个黑色的小点。塞金雅诺的孩子们，常常带着弓箭，守候着这样的黑点。当这样的黑点落得很低，显现出鸟儿的双翼时，孩子们就拉满了弓，热后……

“啊呀，小爹！你还要耽搁到什么时候？你对他说，他好像没听见！”

到头来，这孩子算是走到门边了。当他想到可怕的学校时，就撒开腿朝街上不要命地跑去，引得邻居哈哈笑道：

“呀，这调皮鬼！说不定又惹祸了！”

事实上，如果他不像个小鬼头，那简直像一个捣蛋鬼和一个没受过良好教育的野孩子：两眼像煤炭那样乌黑，头发又僵直、黝黑、又卷曲。

米开朗基罗像箭一样飞过街道，转过街角，突然来到了城市广场上，在这里一动不动地站住了。他每天都去上学，但无论如何都要在这里停留一下。对那些建筑物墙上富丽堂皇的装饰，哪怕是看上一眼，对他也有着巨大的吸引



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

力。那雕像美丽的双眼，从壁龛里沉静地看着他。这雕像圣母的目光，仿佛在这位学生身上停住了：他觉得，这白色的大理石，似乎慢慢活起来了，双唇开启了，微微颤动了，掌管着五彩缤纷、充满活力的生命之线的手，举起来了、举起来了……他怎么了？他忘了学校，把书包放在马路上……双脚违背意志，一级一级登上了那高耸的教堂的台阶。他脸上发烫，跨过门槛，于是，无数奇美无比的大理石塑像，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在其中的一个雕像前面跪了下来。当他向她举目凝视时，他觉得她轻轻说起话来了，她安慰他，激励他……她向他微笑……于是他觉得一身轻松，心头被高兴之情涨满了。

在他的头顶上响起了一位老人的笑声：

“祷告归祷告，可为什么把书包扔在教堂台阶上？难道你就这样到学校去？好，看我拿着什么？来，拿去吧！”

教堂看门人把窘得不知所措的米开朗基罗的书包还给他，为了表现出自己是秩序的维护者，他故意用生气的语调说道：

“看得出来，小鬼，你挨鞭子挨少了！”

米开朗基罗取了书包，垂着头走出了教堂。他在这儿耽搁了多少时间了？教员会怎样罚他呢？

佛朗切斯柯先生满脸黑云，中断了那令人难以忍受的、学生们正在齐声背诵的拉丁文变位，阴沉沉地向米开朗基罗指了指窗户：

“停停！你来啦，坏小子？你看看，懒鬼，太阳多高了！我会使你变聪明起来的！人家都到学校了，你却在街上闲逛！唔，把书包给我看看！——我会让你尝尝我的棍子的！这不是，他还带了小甜包子来哪！你们看看，写字的小石板上这混蛋还画了几个鬼脸！有一个人还拿着一根棍子！你要嘲笑你的老师是不是？你等着！你等着！”

佛朗切斯柯先生的脸变成了猪肝色。

“唉，你等着，你等着，坏小子！你一点不像你的哥哥，他在品行上，在功课上，都是模范学生……但你我可要给点儿颜色看看！画鬼脸，他这么轻易就学会了，你们想想看！”

佛朗切斯柯先生的脸上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为好奇心驱使的学生们，直挺挺地坐在长板凳上，一双双近视眼直勾勾地望着教员那难看的、滑稽的面孔。他们竭力忍住笑，把脸藏在写着拉丁语动词的写字石板后边。

“跪下来！等等！放学后你留下来一个钟头，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父亲！现在，你先尝尝棍子的味道！”

佛朗切斯柯先生的棍子在米开朗基罗背上打了下来。米开朗基罗咬紧牙关，默不作声，俨若一尊石像。

接下来是沉闷得要死的功课，繁多难懂的拉丁语词尾……变格……变位……像天主教堂里那样，用拉丁文朗读祈祷词……教员那讨厌的声音，像耗子那样吱吱吱、吱吱吱叫……

当孩子们都各自回家的时候，受罚的米开朗基罗还得在学校里多留一个小时。佛朗切斯柯先生，则道貌岸然地出发去找犯罪学生的父亲。他要和他谈谈：孩子完全不听话，眼看就要堕入坏蛋和流浪汉的可悲境地。

米开朗基罗透过窗户望着教员远去的、穿着长道袍、傲慢而嚣张的身影。

悲哀地倾听着那可憎的教鞭在街道石板路上嗒嗒的敲击声。

米开朗基罗永远也忘不了他回家时迎接他的父亲那愤怒的面孔……为什么他从心底里想使这个面孔高兴而总是不可能？他记得，曾几何时，父亲哭着伏在母亲的棺木上，而后拥抱着孩子，用那使灵魂震颤的声音说道：

“佛朗切斯卡……佛朗切斯卡……我可怜的孤儿们，算是留给我的安慰了……而最小的孩子……我怎么过呀，佛朗切斯卡？”

从那时候起，米开朗基罗就把自己的心，永远地和这个爱发脾气的、暴躁的、自制力很差的自己整个生命的最高主宰者连在一起了，和这个虽然常常不公正，但终究是不幸的、终究是自己生身父亲的人连在一起了……

今天，父亲满脸怒气勃发，双眼跳动着火花，双手紧握成拳，在儿子头上摇晃。他像打雷似地吼道：

“啊，懒鬼，我的忍耐算是到顶了！你不听话，我会用棍子把你医好的！不学拉丁文、迟到、乱画墙壁、嘲笑、羞辱众人尊敬的老师！”

乌苏拉站在门边，悄悄地用围裙擦着眼泪，但是不敢为犯过失的孩子说情，虽然她知道，等着孩子的是一顿重打……

而佛朗切斯柯先生在这里摆出一副苛刻的原告的样子。他声明说，如果父亲不管教儿子，那他只有把他逐出学校。

这样对他进行新的侮辱，损伤了米开朗基罗的自尊心。要知道，今天，在学校里，他已经受了惩罚了；而现在，在这里，在全家人面前，他还要再次受侮辱……

“唔，我对你说过没有？跪下来！”

父亲的棍子触到了他的背脊。波纳罗托兄弟大声笑着。米开朗基罗再也压抑不住心头燃烧的怒火，一下子跳了起来，面色惨白，全身发抖，眼里爆着愤怒的火花：

“父亲！父亲！你干什么？”

这一声孩子的呼喊足以使任何人回心转意。米开朗基罗无论如何都不能忍受侮辱和鞭打。虽然，在那个时候，打骂孩子习以为常，但是，他不得不忍受比别的孩子更多、更经常的打骂。平常，父亲打他的时候，他紧咬牙关，默默忍受。他的几个兄弟则不同：列奥纳多吻着自己被打的手，千方百计做出一副可怜相；波纳罗托和乔万西莫涅则大声号叫。但今天他无法忍受了。是不能忍受：他没有过失。叫他懒鬼，这不确实。为了不迟到，今天他拼命向学校跑去，只不过是抄了一条近路。难道他到了百合花塑像广场，而后又不由自主地进了教堂，看见了另外一些更美、灯光那么柔和地照耀着的塑像，这错了？……画画？……乱涂墙壁？……难道他的手不由自主地碰到什么画了什么，这也错了？

费了极大的力，米开朗基罗才克制住自己，跪了下去，由于羞愧，面色苍白：

“我请您原谅，先生，但我没错，真的，我没错！我要好好学拉丁语，我不再迟到，不再画弗朗切斯科先生……”

“任何时候，不准再画墙，不准再画写字石板！”父亲叫道。

米开朗基罗仍然低垂着头。他把泪往肚里咽，嘴里在喃喃说些什么？谁也没有听见。难道他能够应许他无力信守的诺言？要知道，刚好是今天，他脑子里牢牢地扎下了一个念头，要把他在广场和教堂里看见的那些塑像画下来。为什么在这以前他看见这些塑像的时候，没试着把它们画下来呀？

三、“这就是我所需要的”

不可能的事情绝对无法完成。米开朗基罗不可能不画画，也许，不可能上学不迟到。拉丁语算是凑合着对付过去了，按时到校却不是那么容易。虽然他的双脚跑得快，但在路上看什么看得入了迷，又得埋着头拼命跑一气。要忍耐

住不四面观看，简直不可能。

老走一条路去上学十分枯燥：你走着，路上的每一块小石子、墙上的每一个坑坑洼洼你都背熟了。而米开朗基罗几乎每天都想出一条绕道行走的路来。正因为如此，他看见了多少奇妙无比的东西呀！他的脑海里满满地装着各式各样的形象——这儿什么没有啊：人的形象、动物的形象、鸟儿的形象。只要一有时间，他就狂热地一头扎进了绘画。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那些大理石和青铜造就的雄强有力的塑像，那些在教堂和修道院墙上到处都有的绘画，都成了这孩子在石头上、在篱笆上、在老旧的木板上进行绘画的模仿对象。而佛罗伦萨又简直是珍稀的雕塑和绘画、瑰丽的建筑物的荟萃之地。在这里，哪儿会忍得住不停下来到处看看呢？

虽然米开朗基罗像往常那样不时地上学迟到，但佛朗切斯科先生没再找什么藉口来用棍子责罚他。米开朗基罗也再没画这位可尊敬的先生的讽刺画。通过努力学习，他的拉丁语也还算勉强对付过去了。

但是，在一个早上，米开朗基罗的一切善良愿望都来了个重新安排。在去学校的路上，他在离桥不远的河边停了下来，看着墙上的壁龛。壁龛里，一尊大理石塑像向外张望着。米开朗基罗抬起头来，看见了一个不相识的十七八岁的年轻人。这人穿着被颜色弄脏了的短上衣，两手藏在短到膝的裤子口袋里。

“你在到处观看？”这青年大大咧咧地笑着问。

米开朗基罗没吭声。

不相识的人眼里跃动着调皮的火花：

“也许，你也想用颜色涂抹点什么，叮叮当当敲着锤子刻点什么，把石头雕成这样的像，是不是？平常，我总看见人们做这些，自己也有些打算……”

“而如果我都不想搞这个呢？”米开朗基罗阴沉沉地嘟哝道。

“你别像乌鸦一样唱高调……”青年笑道，“我看见你去上学时，常常四面张望，不是像别的小鬼那样瞅着街头小贩的甜食，而是看壁画或雕像。你知不知道这玩意儿——壁画——是啥东西？”

“不知道，”米开朗基罗仍是那样瓮声瓮气地回答。

“这就是画在墙壁上的画。不是别的画幅，而是抹墙灰还没干的时候就直接上颜色……”这个陌生人满足地讲解道，“但是，你看雕像看得那么着迷……多少次我叫你，你都不理睬……”

——他又笑了。米开朗基罗则沉默着。

“拖着个书包，害怕教员狠狠地抽鞭子，所以总在背诵着什么——这是顺从的奴仆……很难说你这种景况令人羡慕……像我，在画家画室里工作，帮助师傅研磨颜料，有时候，自己在师傅的画上画点什么，或者是学学泥塑，以备将来用大理石雕出神奇的形象来！”

他说得满有把握。他提到的有些东西，对米开朗基罗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比如，木质刻刀——一种长圆形的小铲，雕塑家们用来雕琢泥质塑像，以便下一步完成大理石或青铜雕塑。幸运儿！这个心满意足的画家的学生，满脸夸耀之情，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看着弗朗切斯科先生这位愁眉苦脸的高足。这位高足，每天拖着该诅咒的书包上学校，以便一次又一次地聆听那留在学校里不给吃午饭、挨鞭子、向父亲告状、要赶出学校等等的恐吓……还有那一声该死的“下课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惩罚！

他不由自主地喃喃说道：

“这个，正是我需要的……”

他急速地、不无嫉妒地看了看小伙子：明亮的卷发，在他充满激情的脸上，微微飘拂。

“这很明白，对于了解我们事业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需要的！只有一点：不是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能取得成功。你看，有的人已经很快学会了涂基本色调，而有的人连研磨颜色都不会……做大理石雕塑也是如此：有的人立刻就把大理石分解开来，并且懂得什么样的石头适合作什么用；而有的人，则一窍不通，乱凿一气。”

作为艺术家，用的是雕刻刀。

而到目前为止，米开朗基罗只在山里，在塞金雅诺村，只见过锤子和十字镐。但是他却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大理石品种可以做雕塑，什么样的品种可以装饰宫殿或庙宇。

青年人热情迸发，忍耐不住，继续洋洋得意地说道：

“我是著名的大师多米尼柯·吉兰达约^[1]的学生。我叫佛朗切斯科·格拉那契——这名字还不坏吧，将来，这名字也会像我的老师的名字一样响亮的。”^[2]

米开朗基罗带着一种不是心甘情愿的尊敬之情看着格拉那契，简短地说：

“我叫米开朗基罗·波纳罗蒂。我家离佛罗伦萨不远。在那里我没听说过杰出的吉兰达约先生。但是我很想看看人们是怎样画画、怎样做雕塑的。如果你能让我看看你们主人的画室里都有些什么，那我将非常感谢你。”

看得出来，格拉那契感到十分荣幸。

“好的，”他做出一副予以优待的样子来，“我去求得师傅的允许。改天你放学以后，随便什么时候到我们那儿来都可以。”

当在约好的地方等着他的格拉那契招呼他走进吉兰达约画室的时候，米开朗基罗觉得，他整个生命之中最幸福的一天来到了。当然喽，这一天他迟到了，并且照例受了罚，但这算不了什么：他接触到了他的心灵引导他去接触的东西。虽然，画家的画室完全不像小波纳罗蒂设想的那样要么是上帝居住的仙乡洞府，要么是魔鬼存身的妖窟。

当他进入这个邋里邋遢、拥塞不堪的画室时，一下子他竟不知道把手脚往哪儿放了。这里堆满了被吉兰达约的高足们弄得到处都是的画板、画架、画框，还有盛颜料的瓦盆、磨颜料的研盆，甚至还有装着透明的、发黄的调色油的大玻璃瓶。一屋子充满着颜色、干性油和清漆的气味。

[1] 吉兰达约(Ghirlandaio, 1449—1494),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作品有《博士来朝》等。

[2] 佛朗切斯科·格拉那契(1477—1543), 16世纪佛罗伦萨画家。

画室里，各种年龄的学生聚在一起，到处走来走去。画室深处铺着一些木板床，学生们就在上面随便挤着睡。

米开朗基罗跟在格拉那契后面，悄悄地溜进了这个艺术的隐秘之一角，紧贴在墙上，偷偷地藏在门旁的角落里。他看见了，吉兰达约正在工作。在他的画架旁边，站着一个年纪大一点的学生，听着老师的训诫：

“你就要把背景画完了，可是别太暗——这不是魔王的洞窟，在这儿，天都在亮了……喂，谁在那儿？格拉那契，你这滑头鬼，你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不来把颜料张罗好？快把赭石和蓝色拿来！”

格拉那契像个小皮球，一下子就蹦到了房间深处，又一下子拿着颜料回到了师傅身边，在这一蹦一跳的过程中，他对自己新结识的朋友说：

“回去吧！回去吧！明天再来。我会对师傅说到你的！”

米开朗基罗看得见画家的背脊。但当画家转向格拉那契的时候，小米开朗基罗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米开朗基罗在上学校之前就来到了吉兰达约的画室。

格拉那契在门槛那儿迎上了他：

“啊，你来了！没什么，进去吧。师傅今天心情好极了，答应见你。可小心点儿，别碰倒画架、别弄坏画幅、别搞翻颜料……”

米开朗基罗虔诚地跨过画室的门槛。他又看见了正忙于挥毫的画家的背脊，又看见了画家拿着一支长长的笔，在一幅画的上方指点着，生气地嚷嚷着：

“太沉重了！难道你看不出来，太沉重了？喂，格拉那契，你把清漆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唔，唔，动作快一点！”

吉兰达约转过身子来了。米开朗基罗觉得他挺招人喜欢。他的背微微有点儿驼，可眼睛里闪着富有活力的光彩，比起佛朗切斯柯先生那像耗子叫的声音来，他的声音也显得特别悦耳动听。米开朗基罗被深深吸引住了。但是，吉兰达约一点儿都没注意这小男孩，又转身去画他的画了。

米开朗基罗呆站在那儿，双眼贪婪地看着大师和他的学生们那些刚刚开始

和完成了一半的作品。对于他来说，这儿的一切都是神圣的——甚至地上的石板。格拉那契在他身边跑过的时候，在耳边低声说道：

“你还没明白过来呀？快收起你那副迷惑不解的神情，走到我们老师面前去吧。难道我不对吗？在你那学校里，没什么好干的！”

米开朗基罗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这一天他压根儿没到学校去。后来则彻底把这事忘了，开始帮助吉兰达约的学生们研磨颜料、洗笔、把小炉子里边的火烧得更旺。

终于，弗朗切斯科先生说出了自己最后的决定性的、带威胁性的“不能如此下去了”的话。他向罗多维柯·波纳罗蒂先生宣称，决不存在任何可以原谅的希望。但值得庆幸的是，在这事儿发生的同时，吉兰达约到头来还是发现了这个沉默寡言的、挺机灵的孩子，他说：

“这是哪儿来的小耗子，在我的学生中间钻来钻去？”

“这不是小耗子，师傅，这孩子想像我们这些大孩子一样跟您学，帮您做事！”格拉那契勇敢地陈述道。

“是这么回事，真这样，谁不让他留在我身边呢？只是有一点，如果不听话，或者胡闹，就立刻撵出去。另外，如果在我的事业里无所作为，我也要把他赶出去。还有，我不愿和孩子的父母之间产生麻烦事，我绝对不愿听见人说，似乎是我在诱拐孩子……”

格拉那契又发言了：

“他会学成的，师傅，我担保！您只要看看他画的东西就知道了！他把许多篱笆都画得满满的。还有，他把弗朗切斯科先生画成一只拄着长杖的、趾高气昂的公火鸡，那笔力多矫健！”

吉兰达约笑了。他认识这位教书先生。

而格拉那契已经拿出了一块小纸头，这是米开朗基罗不知怎么带来给他的。

“您说说，这像不像一只公火鸡！”

画家把画凑近自己仔细地看。

就绘画这行道来说，孩子果然有很高的禀赋。

“那好，朋友，既然如此，你告诉我，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没什么，去找找他，谈谈。而你，把你所有的素描带来给我看看！”

米开朗基罗没让他再重复一遍这样的指令。

吉兰达约不慌不忙地仔细看着米开朗基罗那些稚气的素描，审视着那些勇敢的线条，他那愁眉不展的脸开始明亮起来了。

“行，”他简短地说，“明天等着我，我来拜访你父亲。”

他并不怕受到不友好的接待，虽然他知道罗多维柯·波纳罗蒂远非一位艺术的崇拜者。但是，由于他自己艺术上声名远播，佛罗伦萨那些达官显贵的宅第总向他敞开着。

四、“船烧着了”

波纳罗蒂先生细致周到而又极其殷勤地接待了画家：

“欢迎光临，亲爱的邻居！到头来，我还是有幸接待了荣名远播佛罗伦萨内外的大师。我不敢想像我的妻子能承蒙惠顾，由著名的大师吉兰达约亲笔为她绘制了肖像。来！卢克列茨娅，来向我们盼望已久的客人致意……”

米开朗基罗在家里，也听见了这些又大又空的客套话，但他躲了起来，不敢出来看。哦，此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啊！

在自己的一角——在通向房间的楼梯下面——米开朗基罗兄弟和乌苏拉的住处，他看见后娘像一根撑在沉重锦缎裙里的长竹竿，从自己的屋子里走到客厅里去了。他听见了画家熟悉的声音，这声音，昨天对于他来说，还是那么不同寻常。

“能到贵处拜访，本人倍感荣幸。波纳罗蒂·西莫涅的大名，是每个佛罗